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白 危
哈 华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6

106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106, 白危、哈华卷/徐俊西主编; 张新颖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21-3616-2

I. ①海… II. ①徐…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③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7470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陈 蕾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106

白 危 哈 华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张新颖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25 插页 5 字数 437,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16-2/I·2765 定价: 55.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 年 8 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大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白 危

垦荒曲（第一部）	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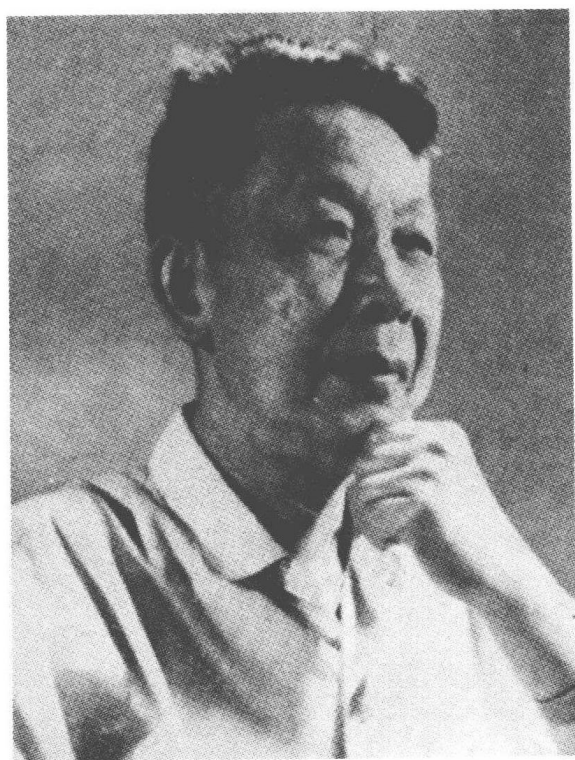
哈 华

浅野三郎	301
------------	-----

编后记	568
-----------	-----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570
--------------------	-----

白 危



垦荒曲(第一部)

一

三月末,有一列从北京南下的京汉直达快车,经过长途跋涉后,突于深夜零点四十九分开到豫中平原的一个小站上停下来;火车一靠站,立刻就从车厢里跳出一位身材魁梧,面目略带黧黑,长着一对浓眉大眼的青年。这位旅客头戴兔皮护耳帽,身穿皮领短外套,足登帆布暖靴,浑身上下沾满了斑驳陆离的油污,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机油气味。他一下车便精神抖擞地跺着双脚,伸开胳膊舒展筋骨,仿佛要借此把两天来闷在车上的积困,一概从身上抖掉。他还来不及看清周围的环境,火车又咔嚓咔嚓地开走了,月台上只留下黯淡的灯影,映照出厚厚的一层白霜,显得格外冷清。这时除了站长还打着红绿信号灯给已经安全出站的客车表示惜别外,似乎再没有第二个旅客。

“好个荒凉的地方!”旅客惊奇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才提了简单的行李,迈步走出站台,来到候车室。

这是解放战争刚结束的头一年,战火遗留下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消失,给炮弹打的千疮百孔的车站正在着手改建,因此这里到处都堆积着建筑材料。候车室里也很冷清,只有寥寥可数的旅客(几乎全是农民和复员军人),抱着自己的行李散坐在长靠椅上打盹,等候北上末班车的到来。这位旅客打量了一下周围,就毫不犹豫地跑到问事处,把半个脑袋塞进窗口,粗声粗气地说:

“同志！到黄泛区怎么走？”

问事处里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正在萤光下埋头抄写什么表报。不知是因为他的举动太粗鲁呢，还是由于他问的有点不着边际，那姑娘连眉毛也没有动一动，就干脆回答他一个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旅客睁大眼睛，楞住了，仿佛没有听懂她的话。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方依然无动于衷似的说，继续抄写她的表报。

“奇怪！举世闻名的地方，竟会不知道！”

旅客感到大失所望，连忙把头抽回来。不料因为用力过猛，就在这当口，咕冬一声，脑袋不偏不倚碰在窗框上，倒把沉静的姑娘惊动了。她略微皱了皱眉，这才抬起头来，一看旅客急的满脸紫胀，额门上直冒汗，便立刻改了主意，抱歉地说：

“黄泛区大着呐，同志。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呀？”虽然她装得很老练的样子，但是仍然无法掩饰她内心的慌乱。一经辨清对方口音不对，又是这副打扮，便断定他是外路旅客，心里更惶惑不安了。“你是刚从外地来的罢？那就是了。不过你要知道，黄泛区虽然是世界闻名的地方，但它已经成了历史上的名词啦。”

“得了，我不是来跟你研究什么历史问题的，”旅客带点嘲弄的口吻，连忙摇手道。“请你干脆告诉我，到驸马驿怎么走罢。”

这一问倒把那姑娘问住了，脸孔陡地红起来。

“这个我还说不清哩，”她咬着铅笔，茫然说。“这样罢，等天亮了，你到车站外面问赶大车的，他们会知道也说不定的。”接着她又连忙补充了一句：“车站对面就有大车店。”

“真糟糕，闹了半天还是闹不清！”旅客一甩手，转身走掉了。

车站外面是一片漆黑，一切都沉浸在深沉的夜气里。京汉路沿线小站上常见的热闹的夜市场面消失了，此刻已没有打着灯笼兜揽客人的客栈伙计，也听不见叫卖零食的小贩声。大约最后一趟南下客车开出去之后，所有专为旅客服务的行业都回家安歇去

了。这位刚下车的旅客站在冰凉的台阶上不免踌躇起来：回到候车室去呢，还是想法子找客栈？回候车室罢，委实有点不甘忍受那种寒冷和寂寞；找客栈呢，却又苦于黑夜茫茫，无从找起。正在进退两难，忽然从什么地方传来隐隐约约拉风箱的声音。旅客凭他曾经是善于在夜间辨别敌情的侦察兵的感觉，立刻辨别出来，这声音来自不远的东南方。就在这一刹那，他发现那地方随着噗塌噗塌的很有节奏的声音，冒出一闪一闪的红光，迅速划破黑暗的夜空。也许那是卖宵夜的罢？他想了一想，立即提了行李，探索着高低不平的正在翻修的马路，朝那火光走去。走过一条狭窄的横街，在一个偏僻的拐角上，果然发现一家单开间门面的小茶馆。一个蓄着山羊须的老汉正坐在店门口茶炉旁边，懒洋洋地拉着风箱。

“啊，是个好地方！”旅客喜出望外，大踏步跨进门来，高声嚷道。

“才下车么？”老汉带着瞌睡的声音说，好像招呼熟客一样，一点也不为他的叫嚷所惊动。“喝茶罢？”

“好的，沏壶好茶来！”

旅客放下行李，这才看见店堂里面还有三个客人，一律农民打扮，坐在那里围炉取暖。炉火虽然不旺，却还有一股使人感到温暖的诱惑力。

“这里的天气也不见得很暖和啊！”他慨叹似的说，随手拉条小板凳加进来。“你们几位也是候车的吗？”他打量着三位围坐炉边的农民说。

“不，咱们是来赶骡马大会的。”坐在左手的一位小老头回答说。

新来的旅客侧过脸来看了一眼，只见那人穿着老粗布短棉袄，束着腰带，扎着裤腿，长耳细眼，一部络腮胡子，满脸饱经忧患的皱纹。乍一见面好像很面熟，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可又一时想不起来。另外两位，一个是中年汉子，一个是年轻小伙子。从他们的神色看来，好像刚刚吵过架，只因他的突然出现被打断。

“快清明啦，天气还这么冷。”新来的旅客接着说。

“可不是吗，今年的节气来的晚，前几个还下了一场桃花雪。你吸烟罢？”小老头捧着旱烟袋笑问客人，仿佛明知他不吸这种烟，但为了客气，仍然表现得极其诚恳。

“吸我的罢。”旅客忙从怀里掏出一只银光闪闪的香烟盒，嗒的一声打开盖子，把它递到对方面前。

“一样！一样！”小老头连声说，看看新来的客人这样豪爽，固辞不得，谦让了一番，这才伸手小心地捡了一支飞马牌。

“你这位同志不是此地人罢？”老头吸着香烟，也侧过脸来打量新来者一眼。看他这一身装束，又是外路口音，就忍不住问道。

“是呀，头一次到这里。”新来者说。

“老家可是关外？”

“不错，你老人家也到过关外吗？”

“好说。”老头谦虚地笑笑，感到自己眼力不错，颇为得意。“我没有到过关外。我是在逃荒的时候，在新疆认识许多关外的朋友，所以听得出来，你的口音是地道的关东口音。”

“哦，原来是这样。”旅客深深吸了口烟，恍然大悟似的点了点头。“贵姓？”

“不敢，敝姓赵，赵钱孙李的赵，小名老拱。同志是……？”

“我也姓赵，我叫赵辛田。”

“啊呀！这倒难得，咱俩还是一家子哩！”赵老拱一听对方也姓赵，非常高兴，随即转过身来大声对卖茶的老汉说：“老斗！沏壶香片来！”接着他回过头来把他的两个同伴介绍给赵辛田：“这两位都是我的本家侄子，也是逃荒才回来的，大家认识认识！”

卖茶的老汉端来一壶新沏的双熏，谈话的空气立即变得活跃起来。老拱听说这位新相知是到黄泛区去的，而且是到拖拉机队上去的，就显得格外亲热，谈话也变得更投机了。

“啊，老赵同志，你不是要到驸马驿吗？”老拱探过身来，一手搭在赵辛田的膝盖上，亲热地说。“那得了，咱们正好是一路。明

儿你就坐上我的大车，保险把你送到地方！”

他说得正高兴，猛听得隔壁院里牲口在闹槽，马嘶驴叫，其势汹汹，不觉陡地跳起来：

“孬种！又在咬架啦！”

赵辛田这才注意到，隔壁原来是个叫作马家老店的骡马车厂，和这茶馆前后一脉相连，两边都有门可以自由进出。虽然掌柜的并不一系，各自营生，但为了便利客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分营合作的形式，以便住车厂的旅客能通过后门到茶馆里来喝茶，茶馆里的顾客能到后院去解溲。老拱一伙本是属于车厂客人，只因闲着没事，偶然到这里来喝茶的，所以一听见牲口打架，便很注意。老拱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听见隔扇和槽秣唏哩哗啦乱响，连忙拿了拌料棍到后院去了。他一出去，他的两个本家侄子就争论起来。

“我真不懂俺大爷是啥意思，”那位脸色苍白的年轻小伙子抱怨说。“骡马市上多少好牲口他不买，非要捡这匹老水马^①不可。二楞哥，那头额上带白道的老犍不比这水马强多吗？第一口嫩，看相也好；第二膘肥肉壮，抵得上一头大骡子。为啥他老人家不要呢？真是怪事！”

“兄弟，你哪里晓得他老人家的意思，”叫作二楞的中年汉子回答说。“他看中了那匹小马驹啦。你还不知道他的牛脾气，他要是主意拿定了，那是七寸长钉钉在柏木棺材上，一辈子也休想拔出来。”

“我没听说哪个讨媳妇不看新娘子，专捡带肚的。”

“小马驹是不坏，赶明年春上也许能上套。”

“哼，明年上套！咱们要的是能掏大力气，马上就能投入生产的壮牲口，可不是要来传种接代的。你瞧他买的是啥货色呀，一老一小，全不中用。那匹老水马过不了几天就会掉下一层皮，等区里派人下来检查，他们准会说：‘瞧你们办的好事，尽胡糟蹋牲口贷

① 水马——即母马。

款！’说句实话，我一看见它就生气。回去怎么向群众交代啊！”

赵辛田听得很没意思，一口喝完第二杯热茶，便站起来，敞开短外套的钮扣，两手插在裤袋里，在狭长的茶馆里踱来踱去。但看他们依然喋喋不休，只得又耐心地坐下来，听了一阵，终于忍不住说：

“你们吵什么呀，牲口买来了就是了，弱一点也没有什么，只要喂得好，照样能使唤。”

“你哪里晓得，赵同志！”脸色苍白的年轻小伙子激动地叫起来。“这年头人吃的都有困难，哪来那么些草料去喂牲口？再说咱们是急着等牲口去开荒的啊！”

这时后院传来老拱的声音：“这是谁的牲口？为啥不拴好？老天爷，快要闹翻天啦！”年轻小伙子立刻住了嘴，沉默一阵之后，听见后院没有声音了，又继续埋怨老拱固执、专断独行、没有民主。约莫过了十分钟，后门忽然嘭的一声，只见老拱腋下夹着拌料棍，一手端着扑翻了的灯盏，一手搓扭着被踢伤的大腿，一瘸一拐地走进来。

“去！快去把咱们的牲口牵开，别跟那些孬种混在一起！”他愤怒地挥着手，命令两个侄子立刻行动，自己却收拾好灯盏，提了拌料棍跟着赶回去。那后门一开一合，茶馆里便飘进来一股刺鼻难闻的马尿和牲口汗臭的混合气味。

赵辛田看他们来去匆匆，忙个不了，心里十分纳闷。

“他们这是干什么呢？牲口买来就是了，还吵啥？”他问卖茶的老汉道。

“唉，庄稼人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老汉叹口气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个赚钱花多啦，那个又说买的不合适啦，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你不是要到黄泛区去吗？等明儿到了地方你就知道啦，那边的老百姓可给老蒋害苦啦。”

“哦，原来是这样。”赵辛田沉吟着。“听说那地方出产的东西也不少，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要说出产的东西，那可多啦，小麦，棉花，玉米，高粱，花生，大豆……种啥有啥。可惜黄水来了以后，啥都没有啦。”

“你老人家也是那边的人吗？”

“我不是那边的人。这车站上人来客往，谁不知道？”

“这一路怎么样，好走吗？”

“好走，都是阳关大道，一片平川，走旱路走水路都中，没啥问题。旱路九十八，水路一百廿。起早的话，坐架子车坐马车都行，天明上路，太阳平西就到了，还不耽误你办事。”

“我是说，有没有土匪。”

“要说土匪，先前可不敢保险。如今还有啥？枪毙的枪毙了，改邪归正的改邪归正了，有也是一些漏网的毛毛虫，只会往人家裤裆里穷钻。你不是跟他们一路吗？那还怕啥，尽跟着他们走好了，没有错。”

赵辛田沉思了片刻，又问：

“你听说过那边有一个拖拉机队吗？”

“知道，那是很早以前就有了。”老汉给他冲了茶，挨着他坐下来，吸着烟袋，慢悠悠的说。“国民党在的时候，是啥救济总署运来的，老百姓管它叫洋犁子。来来去去都是打这里卸的车，哪个不知道。”说到这里，他又打量了一眼赵辛田，看他衣服鞋帽都沾满了油渍，便猜着了八九分。“你是到那边去的罢？”

“是的……。”

赵辛田正想进一步问他那边的情形，恰好老拱掂着拌料棍气呼呼地闯进来，后面是他的两个本家侄子，彼此都胀红着脸，好像刚打过架的公鸡。

“散伙？你敢说这种破坏话？好，咱们走着瞧！”老拱气的瞪眼道。啪的一声把拌料棍扔在一边，一屁股坐下来，拉着赵辛田说：“你来评评理，老赵同志！互助组派咱们几个到这里来买牲口，为的啥？为的发展生产，搞好互助组。咱们在这里呆了六七天，盘缠都快花完啦，牲口还没买成。我急的热锅上蚂蚁似的，天